

我的收获

刘小云

立秋了，又到收获的季节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在文字的田野里，我也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，做一部快乐的收割机，收获属于我自己的一亩三分地。

前不久，我收到新一期《中国金融文学》，里面刊载了常务副主编云舒对我的专访《爱上层楼文养心》，近万字，是对我文学之路的深情回望。读着那些鲜活跳动的文字，心中泛起阵阵涟漪，不由得想起这些年，我在诗词圈里遇见的一桩桩温暖往事。

五年前一个傍晚，我从外面回家，来不及换家居服便走进书房。老伴唤我，孙女也跟了进来，她递来手机，屏幕上是我的一张照片。身后是高大书柜与满架书卷，这是我家朝北的书房，本照不进阳光，可我一头白发，在画面里熠熠发亮。

照片未经修饰，我立刻转发给诗友魔女，请她随意调侃几句。我转身去倒水，水还没送到嘴边，她的诗已经发来：

春去秋来自在歌，夕阳影里未蹉跎。
休言两鬓银丝满，不及腹中文采多。

她没有打趣我，而是写我生活充实，岁月不曾蹉跎；纵然两鬓霜白，胸中文采更胜华发。这份赞美真诚恳切，并非客套恭维。我十分激动，连忙念给老伴听，眼里不由得泛起泪光。我很快把照片与诗作发到朋友圈，并非炫耀自己的模样，只想把这首好诗分享给各位朋友。

不想承，魔女这首诗，竟引来百花齐放。当晚这条朋友圈点赞过百，唱和诗作十余首。诗友开心果将诸多唱和整理书写，做成美篇。第三天，山西诗词学会会长武正国也题诗《也题小云照》：

藏书满架任吟哦，挥笔行云掀大河。
未觉青丝成白发，精心为友扮装多。

到第4天，唱和已经累计63首，细读下

来，竟无一句重复。十余日后余韵仍在，学会老会长时新亦寄来佳作：

漫天暑气过汾河，历雨经风白发多。
煮字烹心且酿酒，何时再唱剑庐歌。

我70岁时自写一首五律：

声声云姐姐，柔化我心肠。
山水邀明月，诗文入艳阳。

不知临七秩，还在享秋光。
情醉甘怡里，愿同花草芳。

发至朋友圈，半小时不到，临汾的诗友薛红梅便步韵相和：

静看云姐姐，提笔诉衷肠。
路远难谋面，情真胜暖阳。

偶来研墨墨，还共赏星光。
谁解花之语，年年二月芳。

读罢，我满心欢喜，恨不得奔赴临汾与她相见。我们素未谋面，或许我留给她的第一印象，便是那张银发照片。那段时日，我日日收到新的唱和，共计73首，有感悟、有描摹、有期许、有祝福，联通了我与省内外诗友的心灵。杏花诗社专门为此推出一期微刊，这份情谊，让我深深感动。

2015年6月，我和老伴晨练归来，在离家不远的地方，看见两位老嫗席地而坐，闲谈甚欢。我拿出手机拍下这一幕，上前攀谈，才知二人本不相识，只因步态相近，一见投缘。一位88岁，一位84岁。我心中暗自感慨，不知待我到了这般年纪，是否也能这般自在促膝闲谈。

我将照片发至朋友圈，诗友野泉当即赋诗一首：

此刻随缘即是金，曾经故事旧时音。
风轻或恐惊知己，情挚欣如读子衿。

岁月悠悠多少载，朗朗乾坤两人心。
相逢促膝夕阳外，不问明天只道今。

短短几日，围绕这张照片，涌现出160余首诗词曲，大家驰骋想象，描摹两位老人的闲

谈。不少诗友帮忙在各个社群搜集作品，后来黄河散曲社将其汇编成小册子，由山西大学老校长李旦初题写书名《促膝夕阳外》。

我金婚之年，自赋诗一首：

人生如梦不思量，转眼携君五十霜。
翁妪放歌吟盛世，儿孙围坐探沧桑。

悠悠岁月韶华献，淡淡云烟海岳装。
一脉家风传几代，而今更喜焕容光。

朋友圈发出后，张玉虎率先和诗，随后唱和达30余首。大家或是赋诗，或是请人挥毫书写，诗书相映。自媒体“老家山西”专门刊发，图文并茂，十分动人。

其中唐槐诗社黄文辛的和诗最为别致，他由我散文《一件定情物》里提到的、老伴当年为我制作的那只煤油炉落笔：

自制小炉情怎量，清汤挂面焙寒霜。
潮头携手迎风雨，河岸并肩洗柳桑。

爱美未曾涂冶艳，要强唯独美军装。
文章如瀑归沧海，心照苍穹一缕光。

他还写下《慢品小云诗》一文，谈及自己也曾拥有一只煤油炉，爱人探亲时使用它做饭，每每闻到煤油气息，便觉是家的味道，因此格外偏爱这首诗。

还有许多往事，只因我的一首小诗、一段随笔，便在网络上成就一段段文坛佳话。有人寄来诗词，也有人提笔，在八行笺上写下书信赠予我。近来我还办了一场屏上书展，汇集20余位书法家书写父亲的绝句《难老泉》，真草隶篆，各见风采，广受喜爱，也收获了不少赞颂的诗词曲。

转眼又到收割庄稼的时节。回望这些年在文字园地的深耕，那些热闹的回响，何尝不是我文学路上的收获。我本不曾刻意求取什么反响，只是随心读写，却实实在在收获满满。我哼着小调，做一个快乐的收割机，在平平仄仄的韵律之间，收获情谊，颐养心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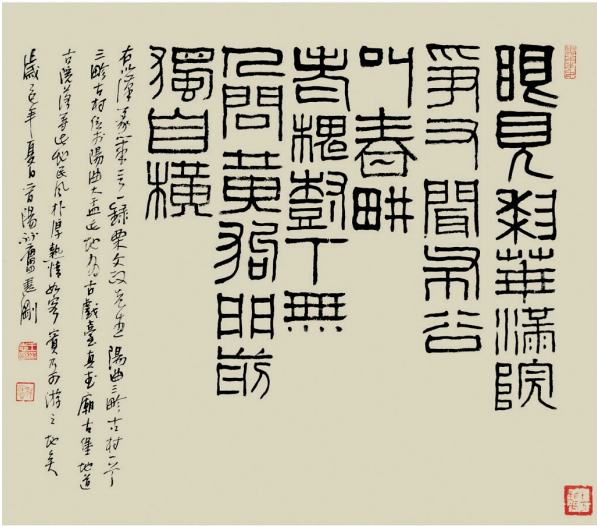
太原站设施完善，周边交通便利。 邓寅明 摄

三畛古村

栗文政

眼见梨花满院争，又闻布谷叫春耕。
老槐树下无人问，黄狗门前独自横。

三畛古村位于阳曲县城北大孟镇。距太原市约32千米，有古戏台、真武庙、古堡墙、古地道、古院落等景点。这里民风淳朴，村民热情好客，自古以来就是太原北郊的文化名村。



王志刚 书

山野之秋

张少芳

北方的秋天，是一场盛大而热烈的色彩盛宴。入秋之后，山林草木次第换装，金黄、绯红、褐红、浅紫层层晕染，天地如被秋风点染，层次丰盈，绚烂动人。

城市的秋色精致有序，却带着几分人为的痕迹。街边公园的树木经人工栽植养护，有些银杏树常年挂着营养液袋，靠人细心维持生机。秋风拂过，满树金叶翩跹如蝶，清美惊艳，却终究是规整温柔的城市秋景。真正动人的秋色，藏在辽阔山野之间，肆意坦荡、自由奔放。每至秋深，我总爱约三五好友走进山林，奔赴旷野，邂逅原生态秋日独有的野性与从容。

山西群山纵横，山野辽阔，每一座山峦皆藏着独特的秋姿。若论北方秋景最动人的色彩，莫过于漫山红叶。赏红叶不必远游，太原崛围山便是绝佳去处，崛围山红叶为古“太原八景”之一，声名远扬。秋日登临，满山野生黄栌次第变红，层层叠叠，如火如荼，恰应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诗意。山中古寺清幽，多福寺内留存傅山读书的红叶洞；一山红叶，几处旧迹，为秋山平添厚重底蕴。

黄，是秋日最温柔的底色。杨、柳、槐、榆次第泛黄，晕染出满城温柔秋光。而山野间最别致的金黄，来自少见的落叶松。世人多知松柏常青，却不知高海拔的落叶松，入秋便褪去苍翠，叶色金黄通透。云顶海拔两千余米，秋来高山草甸渐渐枯黄，连片落叶松却迎来盛景。澄澈蓝天衬着满目金黄松影，静谧安然，像历经世事的中年

我是娄烦县静游镇岩头村人，本村旧属静乐县。自新中国成立入本村小学读书，至1964年忻县师范毕业参加工作，十余载求学路上，教过我的老师众多，他们都曾为我的成长倾尽心力。只是岁月悠远，许多往事已然模糊淡忘。真正留在心底、历久弥新的，皆是当年深深触动过心灵的记忆。其中，冯绪拴老师对我的教诲与影响，令我终身难忘。

1955年，13岁的我考入静乐二高，校址设于旧娄烦镇。彼时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，便是冯绪拴先生。正是这位恩师，引领我这个出身偏僻山村、懵懂无知的少年，在人生关键路口，完成了两次至关重要的人生蜕变，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。

冯老师出身教育世家，其父冯化恩是闻名晋西北的学界名师。深厚的家学熏陶，冯老师学识渊博、教法精湛，深受学生敬重。我与恩师结下深厚师生缘，始于入学后的第一篇作文。具体内容早已记不清，只记得篇幅极短，32开的作文本尚未写满一页，仅有短短数十个字。可就是这寥寥数语，冯老师看出了文字里的灵气与潜力，嘱我重新改写。

按照指导重写之后，冯老师在作业本上写满了细致的批语，句句皆是肯定与鼓励。其中一句评语，我铭记至今：“重作一次究竟比以前强了。”自此，冯老师开始有意识地发掘、培养我的写作能力。

从我家到学校需要横渡汾河，我年少胆怯不敢涉水，周日大多留校不回家。冯老师也常常留校值守，怕我孤单落寞，时常把我叫到身边，为我朗读《人民文学》中的小说与诗歌。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正规文学刊物。他还借给我课外书阅读，第一本是《保尔·柯察金》，为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缩写本，第二本是《高玉宝》。这是我人生最早的课外读物。

两本书，不仅点燃了我对文学、写作的热爱，更在少年心田种下正直向善、勤学笃行的种子，深深影响了我日后的读书志向与做人准则。在冯老师悉心点拨下，我的作文常贴在班里墙上展示，也多次刊登在学校黑板报上。

后来我考入静乐中学，冯老师也调任该校，依旧担任语文教师与班主任。语文组教师常开展教学交流，每当我写出优质习作，冯老师总会拿到他所带班级讲评示范。经年累月的悉心引导，让读书、写作成为我毕生的热爱，也让我笃信读书可以改变人生。

在我人生道路的诸多抉择里，恩师更为我笃定了一生的从业方向。1961年，我从静乐中学毕业参加中考。彼时多数中专院校停办，考生仅有高中、师范两类志愿可选。我年少意气，沉醉文科学习，一心只想读高中、考大学，对师范专业并无意愿。

填报志愿当日，恰逢冯老师负责为学生填表。或许是命中师生缘分，轮到我时，他熟知我的秉性与禀赋，未多询问，便提笔依次填好：第一志愿高中，第二志愿师范。我看着恩师填写的志愿，心中虽有想法，终究默然遵从。

当年师资紧缺，师范录取优先于高中。成绩公布后，我顺利被忻县师范录取。历经半生教书、笔墨生涯，回首望去，我才深深读懂恩师当年的远见与用心。他深知我心性沉静，适宜从文从教，为我选择了合适的人生道路。正是恩师这一关键抉择，让我这个出身贫寒、衣食拮据的农家子弟，得以立足讲台、深耕笔墨，安然走过踏实丰盛的一生。

2008年9月18日，恩师走完77载人生岁月，溘然长逝。悲痛之余，我亲撰挽联一副，遥寄追思：

大道彰彰，不忘恩师指路。

斯文遽丧，何堪后学泣秋。

半生师恩，一生照亮。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，永驻我心。

人，褪去青涩，从容静待霜雪。置身林间，满心浮躁，皆被山野的清宁抚平。

山野之秋的大美，在于五彩参差、浑然天成。昔阳白岩山层峦叠翠，秋日草木肆意生长，毫无雕琢。无人机凌空俯瞰，红绿黄三色林木交错相拥，铺展在连绵群山之间，肆意泼洒，自成画卷，满目皆是震撼人心的自然之美。

深入秋林，处处是温柔细碎的秋趣。人迹罕至的山林，落叶层层堆积，松软厚实，铺成无边的天然绒毯。秋风过处，万物自在舒展，尽显万类霜天的鲜活生机。枝头山楂通红饱满，酸枣串串垂挂。林荫深处，鲜菇悄然破土，老旧枯木之上，木耳层层簇生，质朴可爱。

最令人欢喜的，是漫山遍野的沙棘，本地人唤作“醋溜溜”。秋日果穗饱满透亮，味道浓郁。游人不拘姿态，折枝即食，浆果轻轻一碰便爆浆流汁，酸甜的滋味浸透唇齿，驱散秋日微凉。有人备好剪刀，细心采收果穗，带回家自制沙棘原汁，封存一山秋味。这些随性自在的山间野趣，是规整的城市园林永远复刻不了的鲜活与热烈。

久居都市，终日车马喧嚣、步履匆匆，身心常被俗世琐碎裹挟。幸而秋日有空，可奔赴山野，沐浴清风暖阳，沉醉层林秋色，让山野的辽阔治愈疲惫，让自然的纯粹涤荡心境。

山野之秋，不刻意、不雕琢、热烈坦荡，自在从容。这斑斓的秋光，便是人间最动人的馈赠。



张贵桃

照亮少年的一束光

年轮里的父爱

杨永健

与君远相知，不道云海深。2025年夏日凌晨，父亲安然离去。

1943年，父亲生于古交关头村，是家中八个兄弟姐妹里的长兄。他未曾读书，却聪慧通透、心地热忱。朴实、勤劳、善良，是他一生不变的底色，而最动人的，是他刻在骨子里的热心肠。邻里亲友但凡遇困，他从不推辞，倾力相助，这份醇厚，也融进了他一生的木匠手艺之中。

父亲是乡间勤恳的木匠。乡亲们的农具、门窗、家什破损，只要寻到他，他都耐心修缮。裂木可续，旧物能新，我年少时便从他布满老茧的双手读懂了何为修补生活、成全烟火。

少年丧父，身为长兄的父亲早早扛起养家重担。种地务工、挣工分、操持家事，从未有过半分懈怠。劳作之余，他更是山野间的民间艺人，年轻时参加村晋剧团，每逢元宵盛会，戏台之上总有他的身影，为寂静山村带来岁岁欢愉。那登台的时刻，想来也是他一生最松弛、最明媚的时光。

父爱如山，从不张扬，而是默默负重一生。为抚育我们3个孩子，父亲常年务农、做工、外出打拼，数十年未曾停歇。他精工细作各类农具、门窗房梁，手艺扎实、做事较真，成品远销娄烦周边数十个村落。他不懂什么是工匠精神，却一辈子守着本心、踏实做事，这份严谨敦厚的品性，也深深浸润、影响了我们姐弟一生。

墨斗、斧头、大锯，是陪伴父亲半生的谋生工具。为备上好木料，他常年远赴深山取材，日夜伏案做工。经年重体力劳作、夜夜挑灯赶活，压弯了他的脊背，拖垮了他的筋骨，让他腰腿旧疾缠身。那个佝偻俯身、默默劳作的背影，成了我此生最深刻的记忆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天未破晓，父亲便将连夜做好的木犁、木杈悄悄藏于山间窑洞，天亮后挑担远赴娄烦售卖。一肩风月、一身辛劳，扁担挑起的可不是农具，而是一家老小的温饱，是平凡家庭的全部希望。

多年过去，娄烦好多地方的乡人，依旧记得关头村那位热心木匠。父亲做生意常怀怜悯，乡邻拮据可赊账、可缓还，杂粮亦可抵值。目不识丁的他，懂得人间疾苦，始终待人赤诚、处事温良。

为了方便我赴古交读高中，父亲四处托人奔走，费尽心力，才换来一辆飞鸽自行车的购买指标。时隔数十年，诸多往事早已模糊，唯独父亲奔波劳碌、为儿周全的模样，清晰如昨。

深秋打谷场，乡邻彻夜劳作、机器轰鸣、号子声此起彼伏，那是父亲最辛劳的季节，却是我童年最温暖的时光。深夜收工，父亲总会带回两碗羊汤面、两张油片子，轻轻唤醒熟睡的我们。朴素的夜宵，是寒夜里最暖的甜，此后半生山珍海味，都不及父亲深夜带回的烟火疼爱。

岁月风霜耗尽半生气力，晚年的父亲百病缠身，却依旧眷恋故土、闲不住手脚。耄耋之年，他仍拄杖下地，守着村东的菜园，春耕秋收、细心耕耘。满园蔬果青翠，岸边垂柳依依，岁岁摇曳，皆是绵长思念。

他种得满园蔬果，自己从不舍不得多吃，每逢成熟，便托班车司机捎往城里，送给儿女。微薄果蔬，不值几文，却盛满一位老农朴素、深沉的惦念。

一生未入学堂的父亲，格外敬重读书人，看重后辈前程。父亲的一生，平凡、勤劳、善良、坚韧。他如一盏乡间油灯，微光不耀世，却终生为家明亮。